

漢

書

二
二



雋跡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班固 漢書七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祖亮反治春秋為郡文

學進退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

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

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

依興軍之制也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

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

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華初生未敷時佩環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

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缺也帶環而大者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

著屨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門者乃以為朝服垂褰之衣非也

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

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

貌尊嚴衣冠其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

正曳之而行言其遠也躡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

暴公子舊矣師古曰頻崖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頻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發威行施之以恩然後

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

曰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

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

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詎公車

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

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

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

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

不也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

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

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

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旄師古曰旄旌旗之屬畫龍蛇曰旄也衣

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褕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詔北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裾冒也

詔北

闕自謂衛太子

師古曰太子

公車以間

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

詔使公

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

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三京兆尹

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

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

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

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

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

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

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

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上筮為事有故

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

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異即詐自稱詣

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

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

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

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

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

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

利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

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拜受爲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

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

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

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

由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

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

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

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

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

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

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

月賜告廣遂稱篤上䟽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

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

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

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

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

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

居歲餘廣子孫

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日子孫幾及君時

頗立產業基址

師古曰幾讀曰異

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

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

皆稱焉

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師古曰閒即閑字也

廣曰

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

顧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責賢而多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

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

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

師古曰說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其父于公為縣

獄史郡吏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

師古曰羅羅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

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

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

壯柰何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

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

婦自誣服具獄上府

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

于公以為此婦

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

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

之咎黨在是乎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

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

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

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

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

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

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

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

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

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元禮恩敬甚備

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

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

冤民師古曰言使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

皆無冤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

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冬
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歲

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

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

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

國不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然上

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

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

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

妄意良民

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毀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

至亡辜死或盜賊發

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

後不敢

復告以故寢廣

師古曰寢漸也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

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

任職

師古曰謂今長丞尉

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

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

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

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

意條狀陳朕過失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

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

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遭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案事

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

繆至是

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

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

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

母有

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息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錄也

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

化陵夷

師古曰言積替也

民寘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